

内蒙古武川方言“想情”的来源及用法

乔 婧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8日

摘 要

内蒙古武川方言属于晋语大包片，该方言中，“想情”既可做动词，也可做语气副词。本文梳理和描写“想情”的意义和用法，从句类分布、句型分布、句法特点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从历时角度探讨其来源。

关键词

晋语，武川方言，“想情”

Origin and Usage of “Xiangqing” in Wuchuan Dialect, Inner Mongolia

Jing Qi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September 22,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8, 2026

Abstract

Wuchuan dialect of Inner Mongolia belongs to the Da-Bao subgroup of the Jin dialect. In this dialect, “xiangqing” functions as both a verb and a modal adverb.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describes the meanings and usages of “xiangqing,” discussing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lause type distribution, sentence pattern distribution, and syntactic features, while also exploring its origins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Keywords

Jin Dialect, Wuchuan Dialect, “Xiangqing”



1. 引言

武川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部,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2版),该地区方言属于晋语大包片[1]。“想情”在武川方言口语中使用频率较高,《汉语方言大词典》对此词的释义有以下三种:

① 动词,猜想;猜测。晋语。

山西忻州[ciã³¹te^hiã³¹]:我~他也考好啊。

② 动词,推理。西南官话。

湖北武汉[ciã⁴²te^hin²¹³]:做官要~。

③ 副词,敢情;想是。吴语[2]。

上海:为啥佬勿认呢,~第张票子佛忘记签哉~是第几年个生意发个财。

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武川方言中“想情[ciã²¹³te^hiã²⁴]”既可用作动词,也可用作副词,试看以下两组例句:

(1) 我想情他这回肯定能考上大学哇我猜他这回肯定能考上大学吧。

(2) 想情在外头吃了大概在外面吃过了。

例(1)“想情”是动词,后接完整的句子做宾语,记为“想情₁”;例(2)“想情”是语气副词,修饰VP,记为“想情₂”。本文运用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梳理武川方言中“想情”的用法及意义,并结合近代汉语口语文献探讨其来源。文中例句若无特殊说明,均来自笔者针对武川中老年母语者的田野调查,语料取自日常闲聊、家庭对话等自然交际场景。

2. 想情₁

2.1. “想情₁”的用法

“想情₁”在武川方言中用作动词时,义为“猜想”“推测”,是说话者进行自我表达的重要手段,其后必须接一个拥有独立主语的完整句子作宾语,其结构可以概括为“NP₁+想情₁+ [NP₂+VP]”。其中,NP₁一般是言者,即第一人称“我”,NP₂则是被推测事件中的参与者。表示否定时,一般不用“不/没+想情+宾语”的句式,而是采用固定搭配“想情也没想情见”,表示“没料到”“没猜到”,或者在宾语小句中插入否定词,例如:

(3) 我想情他今儿不来了我猜他今儿不来了。

(4) *我不想情他今儿来我猜他今儿不来了。

(5) 我想情也没想情见这个花儿能开我没想到这朵花能开。

(6) 我想情你也穿不成这件衣裳我猜你也穿不了这件衣服。

(7) 他想情见我也不去,意早早就没叫他猜到我也不去,一开始就没叫(我)。

如果宾语小句缺少主语,此时的“想情”用作副词,意为“大概”,试比较:

(8) 我想情他考好了我猜他考好了。

(9) 我想情考好了我大概考好了。

(10) 他想情考好了他大概考好了。

例(8)“想情”用做动词,表达说话人“我”对“他”状况的推测,属于言者自身的心理活动。例(9)“想情”失去了及物动词所必需的支配对象,无法再充当谓语中心,词性由动词转变为副词,语义也随之由“猜测”转变为“大概”“或许”。例(10)不能用于表示“他猜测自己考好了”而只能被理解为“他大概考好了”,“想情”用于增强说话人的揣测语气。

“想情₁”后可接“见”,“见”表结果义,相当于“到”。

(11) 我想情见他早就吃过了我猜到他早就吃过了。

(12) 我想情见今儿黑夜有流星雨了我猜到今天晚上有流星雨。

与武川方言中同类心理活动动词“猜、估摸、思慕”相比,“想情₁”一般不能受否定副词、程度副词修饰;不能附加体标记“了、过”;不能带除“见”之外的其他补语¹,下面各例均不符合本地人的语感:

(13) *你可不敢瞎想情。

(14) *他压根儿没想情到这一步。

(15) *我可想情了半天。

(16) *我想情了老半天。

(17) *我想情过这事。

这些限制说明,“想情₁”虽是动词,但其动作性已经较弱。它主要承担对命题进行主观判断的功能,而不是描写一个可以持续、完成或反复发生的心理动作。这种语义上的弱动作性和句法上的组合限制,也为其进一步向副词虚化提供了共时基础。

2.2. “想情₁”的性质

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想情₁”是典型的认知动词。这类动词的核心功能并非描述外部客观动作,而是标记说话人的内在心智活动,用以表达其对命题内容所持有的某种心理态度,如知道、相信、猜测、怀疑等。而心智活动的本质,在于它并非封闭的孤立状态;有意识的生命体能够对客观世界的客体、事件与事态产生“意向性”,即能够涉及、关联、指向并反映外部世界。正如塞尔(2001)所定义的那样,意向性是“心理状态借以指向或涉及自身之外的对象和事态的特征”[3]。在此基础上,刘大为(2004)进一步指出,意向动词如“猜想”“认为”“知道”等,能够支配一个意向域,即命题内容,并以此作为视域的语言标记,凡受其控制的句群皆处于该动词引导的视域之中[4]。张明辉(2011)也认为,人类这种指向外部的意向性即等同于认知性,涵盖了感觉、知觉、思考、谋划、测估等,表现这些活动的词语即为认知动词[5]。“想情₁”在句法上能够支配一个命题小句,在语义上表达对命题内容的推测态度,在语篇中则充当言者主观视域的引导标记。因此,将其归入认知动词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这不仅有助于解释其句法限制,也能更清晰地揭示其与“想情₂”之间的语法化演变关系。

从语料看,“想情₁”几乎总是与第一人称主语“我”共现,这一现象与认知动词主观性的实现条件密切相关。黄蓓、赵恩威(2020)指出,认知动词“主观性并不独立存在于认知动词中,而是存在于其与第一人称的结合体中”,且“认知动词的主观性需借助显性第一人称主语来烘托”。正因如此,[第一人称

¹这可能与“见”的性质有关,赵元任(1968)指出:“见”不大用作普通补语,而极为常见的是其作为动补语用于感觉动词之后。玄珏(2010)进一步指出“见”由最初的两个语义特征[+视觉动作][+结果性],发展为[+结果性],所能搭配的前项动词也不断增多,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视觉动词到感觉动词,再到一般动词。

+想情]这一组合“通常不再参与句子概念内容的建构”，“出于其语义内容的弱化，许多句法-语义操作对其不再有效”[6]。上述“想情₁”不能受否定/程度副词修饰、不能附加“了/过”等体标记、不能带补语的句法限制，正是这种语义弱化和句法功能受限的表现。

姚双云(2012)指出：“当言者为了满足某种语用需要，特别是为了凸显视点或强调某种情感时，隐含于其中的主观性因素就会得到凸显，进而形成视角化的语言形式”[7]。“想情₁”多表示说话人对可能事实的推测，由于推断是建立在已知的客观情况的基础上，因此对结果往往有一定把握。需要注意的是，认知动词充当评价对象的命题“往往是一个主观的判断，而非一个刚性的带有客观标准的命题”，因此，“想情₁”引入的内容不能是某种客观真理，而只能是说话人的观点。

(18) *想情伸手不打笑脸人，你好好和他说，他不能一棒子杵回来吧。

3. 想情₂

3.1. “想情₂”的用法

“想情₂”是一个表推测语气的副词，多用于说话人对某一事态或命题作出主观揣测与推断。从句类分布来看，“想情₂”广泛活跃于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但在表示行为要求的祈使句中则不能出现。

3.1.1. 陈述句中的“想情₂”

在陈述句中，“想情₂”主要用于表示说话人对某一情状的不确定性推测，带有较强的主观判断色彩。它既可推测未然情状，也可推测已然情状。

(19) 你天天不好好吃饭，想情饿死呀哇你天天不好好吃饭，恐怕要饿死了吧。

(20) 他坐了一黑夜火车想情也乏啦，快让睡的哇他坐了一晚上火车估计也累了，快让睡吧。

(21) 养了个猫瘦咧咧的，想情管也不管养了只猫瘦的，大概没人管。

例(19)中，说话人根据“不好好吃饭”这一前提推测出“饿死”的后果，属于对未然情状的推测。例(20)中，说话人根据“坐了一黑夜火车”推测出“乏”的状态，且“想情”与“也”的叠加增强了推测的主观不确定性。例(21)中，说话人推测猫之所以瘦是因为主人疏于照料，属于对已然原因的反推。

“想情₂”位于句首，凸显说话人对整个命题的主观评估，如：

(22) 想情明几个又降温呀，多穿点儿哇大概明天又要降温了，多穿点儿吧。

(23) 想情他咋也知道了哇他估计知道了。

(24) 想情你不用愁哇，娃娃也娶过了，等的哄孙子的哇你大概不用发愁吧，孩子也娶过媳妇了，等着抱孙子吧。

齐沪扬(2003)把“语气副词占据的句首位置”称为“高位位置”，并认为在语气系统中占据高位位置的语气副词具有高位功能；“语气副词占据的句中位置”称之为“低位位置”，具有高位功能的语气副词的管辖范围是全句，是对整个命题进行表述；具有低位功能的语气副词的管辖范围是句子中的述题部分，是对述题部分进行表述[8]。当“想情”位于句首时，其辖域覆盖整个句子，在语篇中对后续命题进行推断性描述。

在否定结构中，“想情”只能用于否定词前，构成“想情 + 不/没……”结构，而不能构成“不/没 + 想情……”的结构。

(25) 他想情不来了哇。

(26) *他不想情来了哇。

(27) 二班想情没他们说那么差。

(28) *二班没想情他们说得那么差。

3.1.2. 疑问句中的“想情₂”

“想情₂”在疑问句表达说话人对某一事态的疑问性推测，语用层面往往呈现出较强的肯定性倾向。言者并非真正对命题内容一无所知而寻求信息，而是基于已有线索进行猜测，例如：

(29) 上次嚷下个灰巴，叫伢哇想情来了上次吵得很凶，叫人家来，莫非人家就来了？

(30) 他想情是放错调料了哇他估计是放错调料了哇？

(31) 这想情是你个人没闹机密，能怨了他头上了这恐怕是你自己没弄清楚，怎么能怨到人家头上呢？

例(29)中，“想情”表达说话人对“人家来了”这一事件的强烈质疑，相当于“莫非”。例(30)中“想情”表达说话人对“放错调料”这一事实的推测，带有征询对方确认的语气。例(31)中“想情”表达反问性推测，相当于“恐怕、难道”，言者以此质疑对方的归因。

3.1.3. 感叹句中的“想情₂”

“想情₂”在感叹句中主要用于表达说话人对某一事件强烈认同或感慨，常用于对话回应。

(32) A: 那个娃娃瘦得，一看就不好好吃饭那个孩子瘦得，一看就不好好吃饭。

B: 想情哇不是/想情也是可不是嘛！

(33) A: 他一年也没回家，莫非就不想回个看一看他一年也没回家，莫非就不想回家看看？

B: 想情哇不想能不想吗！

例(32)中，B用“想情哇不是”回应A的观察，表达对A所说情况的强烈认同，相当于“可不是嘛”。这里的“想情”不用于表达“大概”的不确定推测，而是强有力地确认了A的判断。从篇章功能来看，B的回应承担着重要的衔接与互动作用，B以此表明与A持有相同的认知立场，在对话中起到了建立共识、协调互动的作用。B使用这一格式，既完成了对A话语的接收和反馈，又在情感上表达了强烈的认同态度，增强了对话的互动性和共情效果。

例(33)中，“想情哇不想”出现在一个已由反诘问句预设了肯定倾向的对话语境中，A句“莫非就不想回个看一看”本身就表达了“他应该很想回来”的判断，因此B句的“想情”是对既有结论的强烈附和，其语义相当于“当然”“肯定”。

这种从句子层面到篇章层面的功能拓展，反映了“想情”在特定语境中语法化和主观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3.2. “想情₂”的分布

语气副词在句法分布上与其他副词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其位置灵活，可以出现在主语前后甚至句末。史金生(2002)指出：“什么样的语气副词可以有句首和主语后两种位置，与语气副词的语义特点、音节长度都有关系。主观性强的语气副词多数都可以在主语前后移位，主观性弱语气副词移位受到的限制就要大一些。[9]”表示估量或然语气的“想情”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情感或猜测，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此“想情”在句中的位置较为灵活，可以出现在主语前后。

从语料用例来看，“想情”在句中的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位置对应着不同的语用功能。

第一，“想情 + NP + VP”格式，通常用于强调对整个命题的推测，其辖域覆盖整个句子，表述性功能由低位转为高位，引导听话人将整个命题理解为言者的主观揣度。

第二，“NP + 想情 + VP”格式，在表述性功能上表现为低位表述，“想情”的辖域主要是谓语部分，是对事件的结果、状态或原因进行主观推测；在评价性功能上主要表现为传疑评价，传达不确定的、

带有揣测意味的消息，起到缓和语气、避免武断的语用效果。

第三，句末位置。在少数口语用例中，“想情”可出现于句末，例如：

(34) 他这两天忙得不见人影，出差了想情他这两天忙得不见人影，出差了大概？

句末位置的“想情”带有更强的试探性和交互性，言者将推测的命题先行说出，再将推测标记后置，用于征询对方确认或回应。

总体而言，句法位置越靠前，其修饰范围越大、主观性越强、语篇组织功能越突出；位置越靠后，其交互性越强，与听话人的互动功能越显著。

上述不同句法位置所对应的语用差异，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用例的对比得到更为直观地体现：

(35) 想情你半年没回老家了哇？

(36) 你想情半年没回老家了哇？

(37) 你半年没回老家了哇想情？

上述三个句子的基本语义相同，都表达“大概半年没回老家了吧”的揣测，但句法位置的不同导致了三个句子在焦点结构上的差异。例(35)“想情”处于句首，占据高位，其辖域覆盖整个命题，属于非焦点表述，自然焦点落在述题“半年没回老家了”之上，信息重心是事态本身，“想情”仅起到预示全句为推测性判断的篇章引导作用，语气较为平缓，带有试探性。例(36)“想情”位于主语“你”之后，虽仍以修饰述题为主，但句子的语义重心从客观事态转移到了听话人，因此句子的针对性更强、语气更显强烈。例(37)“想情”位于句子末尾，传达说话人对前述命题的揣测性态度，带有强烈的交互性。这说明，不同句法位置的“想情”承担不同的语用功能。

4. “想情”的来源与演变

4.1. 近代汉语中的“想情”

“想情”由动词“想”后接名词“情”组成，《说文解字·心部》：“想，冀思也。”其本义指想象，后引申出估计、推测义；“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本义指感情、情绪，后引申出实情、情况、情形等义[10]。“想情”的较早用例见于南北朝时期。此时“想”与“情”虽共现，但二者在语义和句法层面各自独立，例如：

(38) 卿百口在都，兼有坟墓，想情非木石，犹或顾怀。（《宋书·卷八十八·沈文秀传》）

此例中“想情非木石”意为“想来你的情感并非像木石一样”，逻辑停顿应置于“想”字之后，即“想，情非木石，犹或顾怀”。“想”为心理活动动词，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推测，“情非木石”作为整体充当其宾语。

唐代用例中，“想”与“情”连用在语义上仍各自独立：

(39) 敬想情则懿亲，义惟良执，非夫人之为恻，其谁为恻乎？（唐·王勃《王子安集》）

至明代，“想情”开始用以表达推测、揣度，例如：

(40) 百姓们看见里正引个道人进城，想情定是揭榜祈雨的，大家欢喜。（明·罗贯中、冯梦龙《平妖传》）

清代，“想情”大多位于称谓名词后，主要出现在祈使、劝说语境，义为“根据情理加以思考判断”。例如：

(41) 大人想情，我等要去抢劫，焉能自道名姓，留下祸根？（清·《济公全传》）

(42) 众公想情，她是千金之体，她若知道配了艾虎，岂肯充艾虎的名字？(清·《小五义》)

此外，清代还出现了“想情度理”的并列连用形式：

(43) 想情度理，论时论势，料也许他亲事。(清·《快心编传奇二集》)

“想情”与“度理”并列，说明其已成为与“度理”平行的稳定词汇单位，词汇化程度已相当高。

在上述动词用法的基础上，“想情”在部分语境中进一步呈现出向推测义语气副词虚化的趋势。从句法位置来看，由谓语核心前移至状语位置；从语义来看，由表示“根据情理推断”的行为义弱化为表示“大概、恐怕”的主观推测语气。例如：

(44) 大约这是一种公罪，想情当不至于过重。(清·《案中冤案》)

(45) 吕将爷想情还不曾吃饭呢！(清·《续济公传》)

4.2. 近代汉语“想情”与武川方言“想情₁”的继承关系

武川方言的“想情₁”的可能来源于清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大人想情”等祈使性动词。这些用例中，“想情”义为“请(对方)依据情理加以判断”，主语为听话人，句法上处于谓语核心位置，具有完整的动词特征。武川方言“想情₁”正是从这一用法继承并发展而来：在语义上，保留了推测的认知义；在功能上，则由劝请对方“想情”转为说话人自身“想情”，主语从第二人称转为第一人称“我”，体现了主观性的增强。

4.3. 近代汉语“想情”与武川方言“想情₂”的继承关系

王灿龙(2009)详细考察了“想是”的演变过程，指出，“想”在引申出“估计、推测”义后，其使用常常是以言者作为主语，而且在句法上这个言者主语总是隐而不现，由此导致人们对“想”的句法身份进行重新分析，“不再认为‘想’在句法上是一个常态述语，而是将它看作表达言者‘识解’的一个特殊标记”[11]。匡鹏飞、武梅琳(2018)对“想必”“想应”“想来”“想是”四个推测义副词的形成模式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归纳出认知动词语法化为推测义副词的普遍路径：“言者主语省略→‘想 X’带谓宾→新增句子主语→‘想 X’成为状语，虚化为副词”[12]。上述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武川方言“想情₂”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武川方言的实际用例来看，“想情₂”的虚化过程恰好印证了上述规律。首先，言者主语的隐含在武川方言“想情₂”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如“你天天不好好吃饭，想情饿死呀哇”“坐了一黑夜火车想情也乏啦”等例中，“想情”之前均未出现言者主语，说话人将自己隐去，仅以“想情”标记其后命题为推测性质。其次，从句法位置看，近代汉语“想情”已逐渐从谓语核心向状语位置游移，如《案中冤案》“想情当不至于过重”、《续济公传》“吕将爷想情还不曾吃饭呢”等用例中，“想情”已不再充当主要谓语，而是修饰整个命题；武川方言“想情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可自由出现于句首、主谓之间乃至句末，句法位置的灵活游移正是动词虚化为语气副词的重要标志。再次，语义上，“想情₂”表示“大概、恐怕”之类的主观揣测语气，其推理论证色彩明显减弱而主观性显著增强。由此可见，武川方言“想情₂”正是近代汉语“想情”在语法化机制作用下进一步虚化的结果。

5. 结语

本文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考察武川方言“想情”的意义、用法及来源。共时层面，“想情”在武川方言中兼有动词和语气副词两种用法。“想情₁”用作认知动词，后接完整命题小句作宾语，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推测。“想情₂”已虚化为表揣测的语气副词，句法位置灵活，可分布于句首、主谓之间乃至句末，

功能也扩展至陈述、疑问、感叹等多种句类。从“想情₁”到“想情₂”，呈现出一条由实到虚的渐变路径。

历时层面，“想情”的词汇化和语法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南北朝时期“想”与“情”各自独立，明代以后逐渐凝固，清代白话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大人想情”“老爷想情”等祈使性用法，可能构成武川方言中“想情₁”的来源。后来在言者主语隐含、句法位置前移、语义弱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想情”由谓语核心逐渐向状语位置移动，最终语法化为语气副词“想情₂”。这个演变路径与“想来”“想是”等词具有类型学上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M]. 第2版.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2.
- [2] 许宝华, 宫田一郎. 汉语方言大词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3] 约翰·塞尔. 心灵、语言和社会[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 [4] 刘大为. 意向动词、言说动词与篇章的视域[J]. 修辞学习, 2004(6): 1-7.
- [5] 张明辉. 认知类动词的界定[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3(1): 32-38.
- [6] 黄蓓, 赵恩威. 论主观性标记的语义不自足特征[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20, 33(1): 48-54.
- [7] 姚双云. “主观视点”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J]. 汉语学报, 2012(2): 11-24+95.
- [8] 齐沪扬. 语气副词的语用功能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3(1): 62-71.
- [9] 史金生. “逐渐”类副词与动词的类[G]//中国语文杂志社,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一)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21-134.
- [10]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11] 王灿龙. 一个濒于消亡的主观性标记词——想是[J]. 当代语言学, 2009, 11(1): 35-46+94.
- [12] 匡鹏飞, 武梅琳. 推测义副词“想 X”的形成模式[J]. 汉语史研究集刊, 2018(1): 53-63.